

水仙花的诱惑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在微信朋友圈随意浏览，经过日本文友发上来的照片时，无意中看见她桌上一个小小的藤制花瓶里，插一束绽放得灿烂秀丽的水仙。绚美的水仙照片下边，文友略略得意地陪同她俊俏脱俗的花跟大家打招呼：早安，满屋清香。

那瓶清新雅致的水仙背后是一幅纯色窗帘，水仙在如此秀雅的背景下显得明净起来。我对着照片里的水仙，深深吸一口气，那馨香的味道刹那间飘过来，闭上眼睛，香气弥漫在我家客厅里。

禁不住诱惑，我给她留言：想念的水仙。

她一定是很爱水仙花，向来忙碌的她，居然即时给我回音：明天我还要再多买一些。

羡慕着。我的桌上没有花瓶，也没有花。日本这个时候也是水仙的季节吗？

无论什么季节，我住的城市，永远看不到水仙。这儿没种植水仙，也不进口水仙。周边朋友听我说起水仙，好奇地问我那是什么花。

过年时开的水仙花呀。我

说。在中国过春节，许多人家要买一盆充满喜庆气氛的水仙回来养在客厅里，等待水仙花绽开，吐露一室芬芳时，那绚烂和芳香就是对新年的最好祝福，是来年吉祥如意的象征。

“哦，”朋友感觉新鲜，“我从来没听过，”想一想，再加一句，“也不曾看过水仙呢！”

热带人从没见过水仙并不稀奇，我也是到后来有一回春天在温哥华路边才遇见洋水仙。再到很很后来来到福建漳州，当地人说“欢迎你来到了水仙花的故乡”，还特别带我到百花村去寻水仙。整个村庄全是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花儿，琳琅满目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的奇花异草令人越走越慢，在一个花店的门口，闻到一股清香，循着香味走过去，店主在泡茶，味道源自茶桌上上一束雪白花瓣向外舒展内里黄色花芯的花。这味道真美，我说。店主笑着招呼，坐坐坐，来喝茶呀。先给我倒一杯茶，金黄色的茶水也很美，然后他指着那一束小小朵的花说：香味来自这花呢！这什么花呀？他说：？这是我们漳州的水仙花嘛。

这后面有个“嘛”字，意思是你怎么不懂呀？在漳州走来走去的人，肯定认识水仙花的，因为它是漳州三宝之一。

初见水仙，竟然是在这样随便便的情况下不期而遇。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惊艳样子，水仙花一定开怀大笑不已。这一束已经开到荼靡的水仙，花瓣像即将掉落却还努力撑着，散发最后的光彩和香气。另一束比较大的，店主转个身就从背后拿过来在桌上搁着，“刚采来，你看，许多小花苞在等待绽放呢！”他的亲切自在，叫原本稍带羞涩腼腆的客人，放下矜持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喝茶。

在加拿大看到的洋水仙，和中国漳州的水仙花，似一样又似不一样。花形一大一小，香味一淡一浓。橙黄色的洋水仙较为瑰丽，黄白相间的中国水仙颜色素雅。

日本文友藤制花瓶里的正是中国水仙。水仙进入中国的记录在《北户录》：“寄居江陵的波斯人穆思密赠给孙光宪几棵水仙花。孙光宪是晚唐五代花间派的重要词人，当时在江陵

（今湖北荆州）任职。”后来黑潮将水仙的球根冲进海里，漂流到日本。在介绍日本水仙的文章里写着：“滩黑岩水仙乡的水仙是从江户时代，附近的渔民将漂流到海岸的球根植入山中开始……”所以日本文友桌上的水仙和我在漳州遇见的水仙应该是同种。

来到中国的水仙，受到的宠爱清楚地揭示在书里。唐诗宋词随便一翻都见水仙风貌。明末清初文学家、戏曲家李渔把水仙当成他的命，听起来像文人多大话的溢美。但他在《闲情偶记》里说他选择在南京安家，为的就是南京的水仙。戊午年春天没余钱买水仙过年，家人劝他克制些，就少看一年水仙吧。他只提一问：“难道你们想要夺走我的性命吗？”倘若不是为了水仙，他宁可留在乡下过年，才不冒着大雪到南京。结果他把家里的首饰变卖换钱买水仙。“宁可短一岁的寿命，也不能一年看不到水仙花。”

当漳州的朋友带我到圆山脚下，绿油油的水仙花田在眼前，周边却围起了棕褐色的木条

围墙，望花兴叹时，惆怅失望双双携手而来。朋友悄声叫我：“来！这边！”他指着前边一条田垄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“我们翻过这里，可以走过去看花。”

我穿的是裙子！不是为了见水仙穿的裙子。那天到大学去商量隔年“朵拉听香”画展的事，正好来了喜欢艺术的教授，见我画册里的水仙，他告诉我漳州水仙花田刚刚重新修整，范围的壮观值得去看看。这建议赢得我的喝彩，开车到大学来接我的朋友就有了新任务。他的声音比我的心情更雀跃：“好呀！我们现在就去。”

攀爬过木篱笆前，我把长裙拎高一点，一个跨步跃进花田。童年时没做过的顽劣事，到老了竟有机会尝试。真是难以拒绝的水仙花诱惑呀！

冷冽的风把空气中流动的清香送到我跟前，夕阳下一望无尽的水仙花田，漫山遍野布满簇簇拥拥间杂在绿色花叶里的水仙，幸福的感觉像水仙花的芳香渗透了我全身。此生也许就这一见，然而这一面已经足够让我怀念……



大年(纸本设色)

□方楚雄

岭南的冷

□王国华

天气预报是准的。我陪蒋蓝先生游览伶仃洋，带了两把伞。他说用不着，“天气很好啊！”我说刚才看了预报，十一点钟会有雨。

果然，十点五十九分，轻薄乌云在海边集聚。十一点零五分，伞都顶不住了。我俩躲在洗手间，雨注如幕，挂满房檐。他感慨道，真神奇！

抬头望天，西伯利亚原上，寒冷像石头一般长出来，插翅。坚硬的鹰，滚滚向南。碾压过东北的雪地，华北的凄草，江南的湿树冷叶，压迫感越来越强。

未到岭南之前，曾问一个本地人，那里冷吗？斩钉截铁地回答，冷。

如果你告诉一个东北人，现在是摄氏十三度，真冷。他身处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冰雪中，穿着厚厚的深黄羽绒服，冻透，脚下一步一滑，听此语，心中一定暗念，矫情。真是矫情。

刚刚过去的这个月，每天早晨，我先起床，在洗手间洗脸。妻子迷迷糊糊问我，今天冷不冷？很多本地人早晨都如此对话。他们不关心冷，只关心冷。一个年平均气温二十三摄氏度的城市，对冷如临大敌，有什么不可以呢。

他们也穿羽绒服，尽管这

□廖君

放的，有一大瓦缸雪白的热腾腾的豆腐花，院落内还有堆积如山的水仙。当大队老书记倒上一大勺猪扣肉，最少有三斤，我迫不及待地掂实锅煲，因为惦记着要与家中的妹妹、妈妈分享，一路小跑回校园……

我泊车坐在校园东门的水泥墩上。

还是当年的大概位置，我望见熟悉的浮山岭。当年荒野的山坡、山塘、水井、养猪场、坟茔、溪流、菜园，还有茂密的甘蔗林、蓖麻林。在荒野的另一面，充满着诗情画意。除了在柏屋的村庄捉蜜蜂，那一畦畦青菜花，灿烂了我的少儿时光。

水塘位置当年是一片菜园，是父亲带领教师们开垦出来的，一条小溪从菜园边流过。晚饭后，菜地是我们的乐园。成串的苦瓜，泛红的西红柿，翠绿的生蒜，还有沉重在地的南瓜。傍晚时分，教师们或淋菜，或聚集在菜园里家长里短。溪水潺潺，菜园春色，瓜果飘香，笑语晏晏。

十年的柏屋时光已经沉入记忆的深处。日后每当我迷茫困惑时，总要回到柏屋，寻找心灵深处的朴素与感动。

家在大榕树与池塘之间的宅基地上，建起了一间13桁瓦宽砖瓦结构的新房子。

新房子建好后，一家人喜上眉梢，那年除夕夜，在当地具有较高文化的父亲心情特别好，给我们几兄弟吟诵了一副对联：“榕树迎春早，塘边送风来。”

岁月如梭，时间虽然过去了42年，但当年父亲口占的这两句诗却让我一直铭记于心中，难以忘怀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那年在我家新房子建好后半年的一个晚上，一场特大暴雨引发山洪，将陪伴了我们这个村子300多年的大榕树冲倒了，人们焦急万分，担心大树周边房子和人畜的安全。村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在大榕树的南、西、北三面均建有房子且有人居住，成四面墙包围着这棵树，而且这些房子均在受影响的半径范围之内。

然而，事情的结果却让大家感到很奇妙，大榕树没有倒向上述三个方向，而是向东南平平地躺下，房子安全、人畜无恙。由此，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当年那位长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掉下来的树桩从来没有砸伤过人。”

老榕树倒下不久，村民们精心挑选了一棵榕树在原址上栽植，并对地基进行了加固，挡土墙采用花岗岩石材围砌而成。23年过去了，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，这棵榕树生长旺盛，小树长成了大树，堪比老榕树。而今，村头绿荫重现，景象如初。

如果现在有人问起我的家乡派潭黄现是哪个自然村的时候，我依然会不加思索地回答：只有一棵大榕树的那个村就是！

回到柏屋

其实柏屋离茂名市区不远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那里度过。

车子由圩镇一路进来，拐过龙马村、柏屋村，已不是当年的庄稼茂密的田野了，焕然一新的楼房井然有序。

独自驱车，四下寻找当年建筑旧址，小菜园、甘蔗林、拱形猪场、山溪、柏屋大队部荡然无存。校园里全是新建二层楼房教室，操场由围墙封闭着，隔着摇曳的杂草，只见父亲当年毛笔题写的校名还在。徘徊在铁栅栏外，几回拍打，无人开门。母校创办1950年，原名“柏屋私立小学”，原在社村村内，1960年搬迁到此。我人生中第一篇文学作品在这里完成，标题已经忘记，记得曾被语文老师老师在课堂上生动地朗读，而对文学的衷情与发展，全由当时的校长父亲启蒙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兄姐妹仨跟随父母亲在这里开辟菜园与坡田，种植饭豆与南瓜。偶尔村庄的农民送来红薯芋头，初夏时节还有一袋荔枝。那时荔枝估计是黑叶，总要小心剥开红皮，玩弄许久也舍不得吃下。隔天清晨，父亲买好一刀猪腩肉，

安静地挂在厨房墙头，我们要守望到傍晚才能吃到。午餐经常只是白粥咸菜，偶尔还有红薯。孩童时没有午休的概念，我时常包裹三两斤大米，偷偷摸摸地跑到庄稼茂密的田野了，焕然一新的小房井然有序。

独自驱车，四下寻找当年建筑旧址，小菜园、甘蔗林、拱形猪场、山溪、柏屋大队部荡然无存。校园里全是新建二层楼房教室，操场由围墙封闭着，隔着摇曳的杂草，只见父亲当年毛笔题写的校名还在。徘徊在铁栅栏外，几回拍打，无人开门。母校创办1950年，原名“柏屋私立小学”，原在社村村内，1960年搬迁至此。我人生中第一篇文学作品在这里完成，标题已经忘记，记得曾被语文老师老师在课堂上生动地朗读，而对文学的衷情与发展，全由当时的校长父亲启蒙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兄姐妹仨跟随父母亲在这年里开辟菜园与坡田，种植饭豆与南瓜。偶尔村庄的农民送来红薯芋头，初夏时节还有一袋荔枝。那时荔枝估计是黑叶，总要小心剥开红皮，玩弄许久也舍不得吃下。隔天清晨，父亲买好一刀猪腩肉，

水人家的风采。

常言道：独木难成林。榕树则是例外，一棵大榕树就是一片小树林。当年，在这片榕荫下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聚在一起，围坐在一位“百事通”长者跟前，听他讲故事，出谜语，揭谜底；在这片榕荫下，爆米花师傅把高温的转筒放进袋子准备“引爆”的那一刻，我本能地双手掩住耳朵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等待着那一声炸响。在这片榕荫下，补锅师傅在忙碌着，也许是因为觉得好玩的缘故，我常常会上前做个搭手，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拉风箱；在这片榕荫下，傍晚时分，我在专注地数着从树洞里钻出来，旋即飞往东边山头觅食的蝙蝠，1只、2只、3只……它们很有秩序，在空中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虚线；在这棵榕树下，我看着大人们在下象棋，看着着着，自己也成了下棋的人。还是在这里，我时常听到卖白榄的喇叭声；在这棵榕树下，我渴希望能买到4分钱一根的冰棍……

夏双大忙季节，我牵着自己一同在地里劳作了大半天的黄牛粘到这里休息，拍拍它的背，摸摸它的头，然后送上它爱吃的饲料，自己则在树荫下那条长长的大麻石上美美地坐上一会儿。

少年时我家贫穷，全家五口人只有两间旧房子，其中一间还是向别人家租的，一间做厨房，另外一间为睡房。随着我们兄弟三人即将成年，解决住房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家最迫切的任务，在经济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，父母亲决心要建一间新房子。1978年冬，在亲戚朋友的大力协助下，经过一个月时间的紧张施工，我们

在他乡，“掂过碌蔗”

□孙博[加拿大]

“送鼠迎牛”之际，友人冒寒送来一根甘蔗，有两米多高，也较粗壮。我漂洋过海三十年，还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甘蔗。有几次回国，在街上看到卖甘蔗的人，也无时间排队买。友人说，他也是第一回在多伦多的华人超市看到甘蔗——还是中国进口的，便兴冲冲地买了几根，与亲朋好友分享。

友人前脚走，我后脚撸起袖子，挥起菜刀，刨甘蔗皮。在加拿大大长大的两个儿子见状傻了眼，好像看到原始人突然闯进文明社会一般，议论论边拍照。以往，他们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甘蔗，现在亲眼目睹，感到十分好奇。剥去紫色的外衣，甘蔗茎变成赤条条的，呈黄绿色，新鲜欲滴。我斩了两节，分别给两个儿子，他俩目瞪口呆，问我需要全部吞下去吗？弄得我哭笑不得。看来，在城市长大的孩子，真是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啊。我又斩了一节，做示范。咬了一口，果然脆甜汁多，再嚼了几口，吐出蔗渣。俩儿子依样画葫芦，像模像样地嚼起甘蔗来。已工作几年的老大说甘蔗太硬，再说自己刚补了牙，马上放弃了享用。正在谈大四的老二夸奖甘蔗味道好极了，但也觉得较硬。这时，一旁的太太说孩子没有啃甘蔗的习惯，建议剖成手指大小的小块，我马上照办。

老二问甘蔗到底有什么好处，我说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，还含有钙、铁等物质，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，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。他听后，马上嚼起小块甘蔗，说感觉比刚才舒服多了。提及甘蔗，马上让人联想起成语“渐入佳境”的出处。有一回，东晋画家顾恺之吃甘蔗是从末梢啃起，再到根部，即“噉甘蔗，先食尾”。朋友问他感觉，他说：“渐入佳境。”——意思是越吃越甜，逐渐进入美妙境界。之后，“噉蔗”用来形容初时乏味而后渐入佳境的状况，而“蔗尾”比喻先苦后乐，具有后福。其实，这里的“噉”与“啖”同音同义，意为吃或给人吃。

宋朝大文豪苏东坡，曾以《甘蔗》指代自己的际遇：“老境于吾渐不住，一生拗性旧秋蔗。”说的

是

人生渐渐进入老年的景况，就像甘蔗从根到梢一样，越来越不好，这甘蔗生长在深秋破败的石崖边，跟我一样，性子是那么的顽固。但他在《次韵前篇》中则把老年生活比作“啖蔗”，说道：“少年辛苦真食梦，老景清闲如啖蔗”，意思是少年辛苦的滋味，就像吃苦辣的蔓草；而老年清闲的日子，就像吃甜香的甘蔗……

我和太太各捧两节甘蔗，面对面啃起来，大有摆龙门阵的架势。两个儿子见我津津有味，异口同声说我们吃的是一种回忆。真是一语中的啊！我脑海中马上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情景：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，甘蔗并不贵，但家里还是没有闲钱买来吃，只有考试获得高分，或者是运动会拿了奖，母亲才会掏几毛钱给我，让我去买一根甘蔗解馋。有时甘蔗太长，只能央求商贩卖半根。

“掂过碌蔗”，太太啃着甘蔗，突然用广东话自言自语。我马上皱起了眉头，当了二十多年的“广州女婿”，怎么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呢？她慢慢解释，这里的“掂”字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直，另一层是达成，而“碌”是广东话中的量词，也就是一根的意思。“掂过碌蔗”的字面意思是比甘蔗还要直，寓意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。她还说，每逢过年前夕，广东的一些鲜花市集或街口花档，总会见到高高的甘蔗，市民把甘蔗买回家后，摆在大厅，祈求新年从头甜到尾，顺风顺水。我心里想，这与我们上海人所说“新年吃甘蔗，节节甜、节节高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太太又举例，广东话中还有“有蕉一日，掂过碌蔗”的说法，“蕉”和“朝”的读音相近，“有蕉一日”即“有朝一日”。她记得，有一年的高考，广州一家中学门口，有家长带着助考“神器”来到现场，每根甘蔗上绑着三根香蕉，寄望“今朝高考，搞掂一切”。

由此看来，广东话确实传神。如果我要想精通粤语，还得花大功夫。

我和太太又啃了一节甘蔗，她说牙齿受不了了。其实，我的牙齿并没有她的厉害，但为了新年“掂过碌蔗”，不妨打肿脸充胖子，便拍着胸脯说：“掂过碌蔗——我把最后两节消灭了！”

关于思考的思考

□龙建雄

富；也有的人，不仅物质上丰盈，精神上也高贵，成功就是这一类优秀人物的副产品。

说到这，你可能会忍不住停下来评估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类人。没错，就在这一片刻时光里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：你仅花了一点点时间思考，就对自己当下“活着”的意义和价值完成了仪式感。

什么是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？是财富，是权力，还是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？其实，生活有时候就是一个圈，无论得到、失去，或多或少，最终都会回到一个原点，那便是我们安静的内心。生活本是丰富多彩，除了工作、生活、功名，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受，比如，可口的饭菜、温馨的家庭生活、称心如意的工作；再比如，浩瀚的大海、茫茫的雪山、广袤的草原、遥远的星系；此外，还有诗和远方、友情、读书、谈天说地……

因为记录的习惯，我把这份感受写了几行字发在朋友圈。不成想，“围观”的朋友们大都开导起我来，劝说要我尽快淡忘，搞好自我调节；凡事要往好处想，朋友也许有难处；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把问题解决才是正确之道，等等。我真挚地谢谢朋友们，同时也感悟到，看来大家都反对“衰”的一种心理现象，人心终归都是积极向好，都会自觉地抑制负能量这一类的信息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对自己“吃饱了撑的”这一行为，我忽然间心有戚戚焉。孟子云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我这个器官，其职责是思考，思考才能获得，不思考便不能获得。我思，故我有所得。

自然万物的精美奥妙，在于人的感同身受。我们对眼前事展开深浅不一的思考，待思想与现实有一定的契合度，就能在大脑中产生某种明确的指导，原本纠结万分的事情进而变得清晰而简单，一旦找寻到合理的解释或方法，人的心结就茅塞顿开，眼界跟着豁然开朗，困难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。

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，有人问一位高人：“人为什么活着？”活着意义又是什么？”这位高人不愧不亢地说出两个字：“活着”。至今，应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人活着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活着，富足地活着？穷困地活着？卑微地活着？快乐地活着？……其实，细细地看一看身边人，我们都在有差别地活着，除开物质形式之外，其差别就在于人的心境：富足的、贫穷的，卑微的，快乐的……有的人，物质上富足，可是精神却贫穷；有的人，物质上清贫，但精神世界却丰

是

人生渐渐进入老年的景况，就像甘蔗从根到梢一样，越来越不好，这甘蔗生长在深秋破败的石崖边，跟我一样，性子是那么的顽固。但他在《次韵前篇》中则把老年生活比作“啖蔗”，说道：“少年辛苦真食梦，老景清闲如啖蔗”，意思是少年辛苦的滋味，就像吃苦辣的蔓草；而老年清闲的日子，就像吃甜香的甘蔗……

我和太太各捧两节甘蔗，面对面啃起来，大有摆龙门阵的架势。两个儿子见我津津有味，异口同声说我们吃的是一种回忆。真是一语中的啊！我脑海中马上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情景：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，甘蔗并不贵，但家里还是没有闲钱买来吃，只有考试获得高分，或者是运动会拿了奖，母亲才会掏几毛钱给我，让我去买一根甘蔗解馋。有时甘蔗太长，只能央求商贩卖半根。

“掂过碌蔗”，太太啃着甘蔗，突然用广东话自言自语。我马上皱起了眉头，当了二十多年的“广州女婿”，怎么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呢？她慢慢解释，这里的“掂”字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直，另一层是达成，而“碌”是广东话中的量词，也就是一根的意思。“掂过碌蔗”的字面意思是比甘蔗还要直，寓意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。她还说，每逢过年前夕，广东的一些鲜花市集或街口花档，总会见到高高的甘蔗，市民把甘蔗买回家后，摆在大厅，祈求新年从头甜到尾，顺风顺水。我心里想，这与我们上海人所说“新年吃甘蔗，节节甜、节节高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太太又举例，广东话中还有“有蕉一日，掂过碌蔗”的说法，“蕉”和“朝”的读音相近，“有蕉一日”即“有朝一日”。她记得，有一年的高考，广州一家中学门口，有家长带着助考“神器”来到现场，每根甘蔗上绑着三根香蕉，寄望“今朝高考，搞掂一切”。

由此看来，广东话确实传神。如果我要想精通粤语，还得花大功夫。

我和太太又啃了一节甘蔗，她说牙齿受不了了。其实，我的牙齿并没有她的厉害，但为了新年“掂过碌蔗”，不妨打肿脸充胖子，便拍着胸脯说：“掂过碌蔗——我把最后两节消灭了！”

富；也有的人，不仅物质上丰盈，精神上也高贵，成功就是这一类优秀人物的副产品。

说到这，你可能会忍不住停下来评估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类人。没错，就在这一片刻时光里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：你仅花了一点点时间思考，就对自己当下“活着”的意义和价值完成了仪式感。

什么是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？是财富，是权力，还是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？其实，生活有时候就是一个圈，无论得到、失去，或多或少，最终都会回到一个原点，那便是我们安静的内心。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的，除了工作、生活、功名，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受，比如，可口的饭菜、温馨的家庭生活、称心如意的工作；再比如，浩瀚的大海、茫茫的雪山、广袤的草原、遥远的星系；此外，还有诗和远方、友情、读书、谈天说地……

因为记录的习惯，我把这份感受写了几行字发在朋友圈。不成想，“围观”的朋友们大都开导起我来，劝说要我尽快淡忘，搞好自我调节；凡事要往好处想，朋友也许有难处；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把问题解决才是正确之道，等等。我真挚地谢谢朋友们，同时也感悟到，看来大家都反对“衰”的一种心理现象，人心终归都是积极向好，都会自觉地抑制负能量这一类的信息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对自己“吃饱了撑的”这一行为，我忽然间心有戚戚焉。孟子云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我这个器官，其职责是思考，思考才能获得，不思考便不能获得。我思，故我有所得。

自然万物的精美奥妙，在于人的感同身受。我们对眼前事展开深浅不一的思考，待思想与现实有一定的契合度，就能在大脑中产生某种明确的指导，原本纠结万分的事情进而变得清晰而简单，一旦找寻到合理的解释或方法，人的心结就茅塞顿开，眼界跟着豁然开朗，困难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。

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，有人问一位高人：“人为什么活着？”活着意义又是什么？”这位高人不愧不亢地说出两个字：“活着”。至今，应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人活着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活着，富足地活着？穷困地活着？卑微地活着？快乐地活着？……其实，细细地看一看身边人，我们都在有差别地活着，除开物质形式之外，其差别就在于人的心境：富足的、贫穷的，卑微的，快乐的……有的人，物质上富足，可是精神却贫穷；有的人，物质上清贫，但精神世界却丰

是